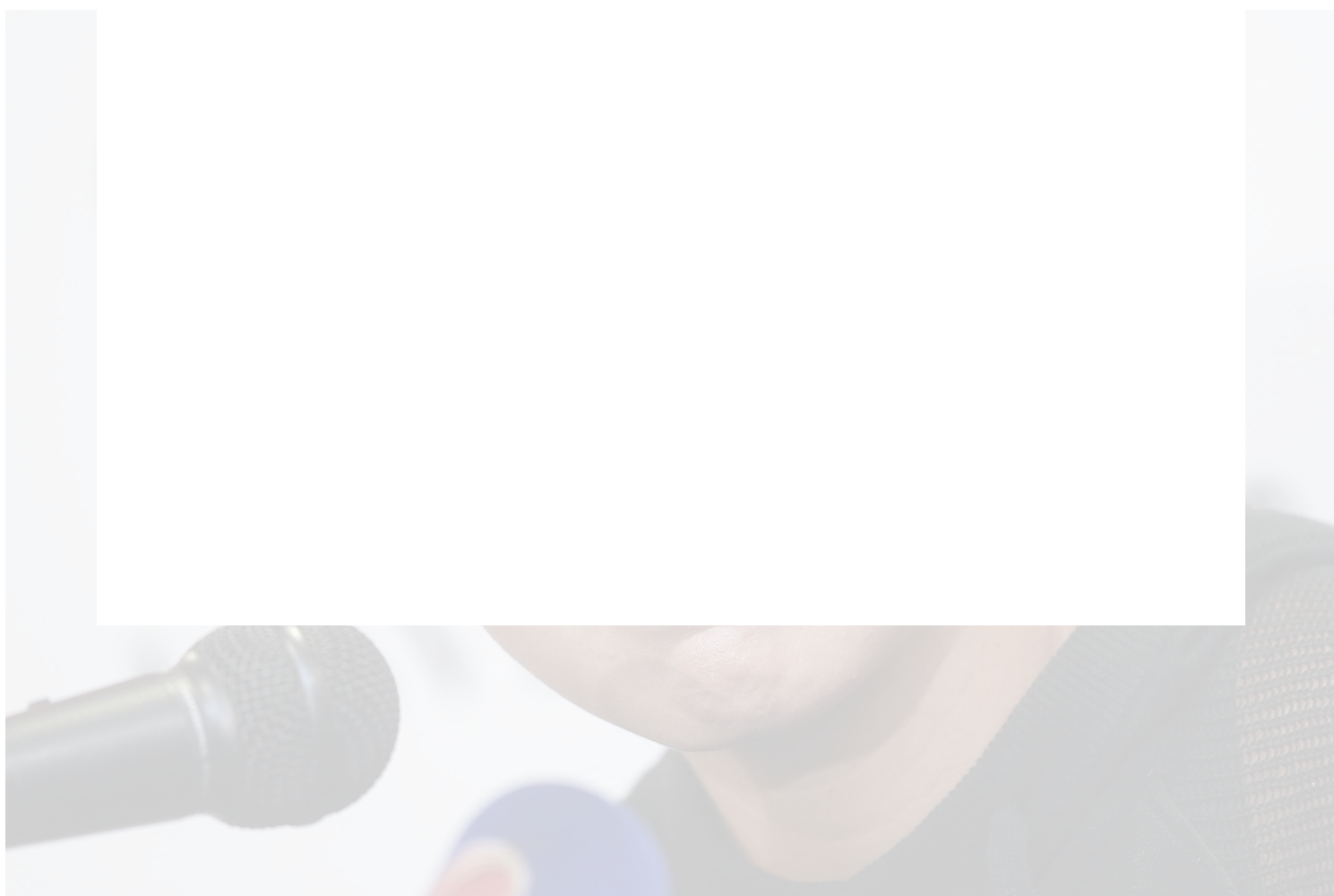


關閉廣告

— —
SINA 廣告



2014年9月11日，彭帥出席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新聞發布會。攝：K. Y. Che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本文原發於「[世界走走](#)」，端傳媒獲授權轉發。

那一日，**關閉廣告** 李秀的女網球運動員之一彭帥震驚了社交媒體。她的微博認證帳號，發出了一則顯然並未經過洩心然思的長文，曝光自己被前政治局常委、副總理張高麗逼迫發生性關係之後，展開三年愛恨交織的祕密婚外情。當終於意識到張對她只是「玩玩想不要就不要了」，她決定說出來。

社交媒體如同發生了一次塌方。彭帥的帖子很快消失，所有和她所揭露的事件以及她自己相關的關鍵詞也消失，緊接著是被網友們迅速發明出來的隱語。她的微博帳號還保留了一兩天，然後，她所有的痕跡都被從社交媒體上清除。雖然她作為網球運動員的光榮記錄還在，但人們只能以一種非常隱晦的方式傳播她的遭遇。實際上，很多人迅速陷入恐懼，替她擔心發聲的後果。「希望她安全」，這五個字像密碼一樣悄悄地在互聯網上流傳著。

權力者的暴力性——女性不是罪狀，而是證人

「以卵擊石，飛蛾撲火自取滅亡」，彭帥在她的帖子裏這樣寫道。當她直接寫下張高麗的名字，應該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最兇險的事。

中國高層領導人一向只以假面示人，在他們染黑的頭髮，制服般的深色西裝，呆板的表情和充斥套話的發言片段之外，公眾對他們生活的真相只有猜測。大人物們的色情，只有在他們因政治鬥爭而落敗之後，才會被列為罪狀的一部分，呈現出來。而女性，在這時候則作為污名性的罪證在其中被使用。她們經歷了什麼，甚至她們是誰，沒有人確切知道。

而彭帥終於站出來，以一個女人做主體和抗爭性的講述，以她一己所遭遇的脅迫、控制和凌虐，作證那些

權力者的暴力性。儘管沒有提供證據，她的敘述卻是那麼真實——其實人們一直都知道「他們」是墮落、殘酷和為所欲為的，彭帥的證言只是作為活生生的實例而觸目驚心。更令人髮指的，她那樣傑出而獨立的女性，一旦被看中為獵物，也無法自拔。

彭帥不自覺地揭示了一個暴力性的權力結構，如何讓暴力以一種有時候看起來不像暴力的方式運作，並且將受害者以一種扭曲的方式捲入其中。

關閉廣告

被暴力體系製造的不完美受害者

她說「那天下午我原本沒有同意一直哭」，被逼發生性關係之後卻開始「打開了對你的愛」，說她和張「性格是那麼的合得來好像一切都很搭」，甚至將自己的委屈歸因於「名分這東西很重要」。似乎矛盾的最終爆發，只是因為張不離婚、也不能阻止張妻對她的霸凌，於是這故事的大部分都可以講成一個情婦求上位不得而反目的老套。

然而，背景終究是，她和張之間巨大的權力落差，決定了一一她不是自願進入這段關係，也沒有安全離開的選項。「愛」其實是一種困境中失權狀況的心理代償，以及應對認知失調的自發機制，讓她在被迫陪伴張的日子裏，自我感覺不那麼糟糕。某種程度上是她和張一起，把這段虐待關係謊稱成畸形的戀愛。

即使彭帥的加害者有非常特殊的地位，她在暴力關係中的心理軌跡仍然和許多其他普通女性非常相似。她們被戕害，卻還糾結於施暴者是不是「愛」自己，感慨說「情感這東西很複雜，不好說」，甚至希望與對方建立「合法」的情感關係。究其根本，我們的社會自古都在教化女人，男人的「愛」與暴力分不清楚，他們的「愛」的表達方式可以合法地是征服、掠奪和控制。而社會對「失貞」女性的道德壓迫又促使受害者想證明自己所陷入的關係並非不倫。

可以說，在機制上，社會強迫女性參與了對暴力的否認，並且剝奪她們的心理自洽，以及作為暴力受害者訴諸公正的立足之地。千千萬萬受害者因此輾轉自噬而無聲，因為羞恥自責，並且自知不會得到支持。所謂「不完美受害者」，其實是被暴力體系所製造出來的、令暴力可持續的現象。

自尊與判決

然而，內心的自尊沒有消失。彭帥用「行屍走肉」形容自己，還不止一次提到了想死，顯示她的自尊其實一直都在掙扎。和其他受害者一樣，她在內心深處知道，自己不應該被那樣對待，而這是她最終會發聲的真正原因：不是為了向社會求一個公道，而是要說出來自己的真實感受，修復自己的認知。我想像在按下微博上的「發布」按鍵的那一瞬，彭帥已經給出了她自己對這段經歷的判決。這也是在其他許多米兔運動中女性「關閉廣告」路歷程吧：她們責備自己作為受害者的不完美，無法預期社會能給怎樣的回應；但還是要說出來，基於一種自發的衝動，更是因為她們內心有不可遏制的、渴望公正的力量。

通過彭帥這個特殊的案例，我更理解了中國的「米兔」運動為何能興起和走到今天，其動力就在於，女性一次又一次告訴自己：我將不再忍受。

有人說彭帥和「米兔」運動沒有關係，不過是報私仇。可是所有公義都是從對個體不公的反抗集合而成的。社會告知女性規範：性暴力既是「正常」的，是她們「應得」的，又是不可對外人言的。教授騷擾學生，上司性侵下屬，高官任意獵取女性……即使女性已經佔據高等教育的一半，並且在職場進取，她們仍然得作為性對象而付出代價，而男性的性特權仍然天經地義。可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意識到世界不應該如此。米兔就是通過女性的相互呼應，對性暴力的抗爭性發聲，打破圍繞性暴力的不可說和正常化的社會規範。

瘋女人的運動與沉默中的共鳴

然而，這是由一個又一個受害者付出慘痛代價而推動的社會運動。每個站出來的人都傷痕累累——她們必須被懲罰，以儆效尤不是嗎？還有很多人的聲音根本就沒能發出來。可是這些自發的人力相繼，已經開始撕裂這個社會的所謂「常態」，以一種自身異常化的、瘋女人式的激烈方式。我指的是，不完美的受害者的維權註定沒有儀態之美，不便於男權社會的觀看，而且這一點很重要。「米兔」至少做到了一點：讓社會不得不開始聽到女性的抗議，而且還不得不有所回應，雖然回應的方式是什麼那又是另外一件事。

審查的機制是強大的，對社會運動組織者的打壓也一直在升級。但是米兔卻以一種非組織化的、非常自發的方式在堅持發展。那麼，官方還有另外一種應對的方式就是導流——將女性的關切導流到一個既有的威權維穩機制中去處置，而這個機制本身始終是黑箱。例如吳亦凡因強姦罪被捕了，但甚至沒有人知道他被指控強姦的具體是誰。通過這種方式，政府既維護了權威，即繼續扮演為「米兔」做裁判的父權家長角色，又通過讓女性失去控訴對象而消退了熱點危機，唯一的代價是切割了吳亦凡，一個「娘炮」明星而已——

關閉廣告 吳來震懾浮躁的娛樂界也是有助於威權的。

但張高麗當然不是吳亦凡，幾乎不可能被切割，於是彭帥註定將被投入黑洞……。

然而我相信這不會是結束。對彭帥來說，只要最終倖存，活得比她的加害者更長就是勝利，即使是在歷經磨難之後。而對其他女性而言，我相信許多人已經完全感知到彭帥所傳遞的信息，關於這個體制之殘酷的警醒，關於女性的悲哀與痛苦的呼喊，以及她渴求公正的意志。在被迫沉默之中，人們在體會着共鳴。沒有人知道這樣的共鳴在明天會變成什麼。